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史部

前漢書卷六十五

六

詳校官主事銜<sub>臣</sub>徐以坤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千七百九十

史部

前漢書卷六十五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東方朔傳第三十五

東方朔字曼倩

師古曰倩音千見反

平原厭次人也

師古曰高祖功臣表有厭

次侯爰類是則厭次之名也其來久矣而說者乃云後漢始為縣於此致疑斯未通也厭音一涉反又音一琰

反武帝初即位徵天下舉方正賢良文學材力之士待

以不次之位

師古曰不拘常次言超擢之

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

銜鬻者以千數

師古曰銜行賣也鬻亦賣也銜音州縣之縣又音工縣反

其不足采

者輒報聞罷

師古曰報云天子已聞其所上之書而罷之令歸

朔初來上書曰

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二學書三冬文史足用

如淳曰貧子冬日乃得學書言文史之事足可用也○宋祁曰十二景本作十三

十五學擊劍

十六學詩書

師古曰擊劍遙擊而中之非斬刺也○劉敞曰擊劍今有此戲非遙擊也

誦二

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

師古曰鉦

鼓所以為進退士衆之節也鉦音征

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固已誦四

十四萬言又常服子路之言

服虔曰無宿諾○劉放曰子路之言可使有勇者劉

敞曰既曰子路之言則無宿諾者非子路之言也

臣朔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

目若懸珠齒若編貝

師古曰編列次也音鞭

勇若孟賁

師古曰孟賁衛人古

之勇士也尸子說云人謂孟賁生乎曰勇賁乎曰勇富乎曰勇三者人之所難而皆不足以易勇故能懾三軍服猛獸也

捷若慶忌

師古曰王子慶忌也射之矢滿把不能中駟馬追不能及也

廉若鮑

叔

師古曰齊大夫也與管仲分財自取其少而說者乃妄解云鮑焦非也焦自介士耳

信若尾生

師古曰尾生古之信士與女子期於橋下待之不至遇水而死一曰即微生高也

若此可以為

天子大臣矣臣朔昧死再拜以聞朔文辭不遜高自稱

譽上偉之

師古曰以師古曰為大奇也

令待詔公車

師古曰公車令屬衛尉上書者所詣也

奉祿薄未得省見

師古曰不被省納不得見天子也奉音扶用反其下並同○宋祁曰一本

改本久之朔給騶朱儒

文穎曰朱儒之為騶者也師古曰朱儒短人也騶本廐之御騶

也後以為騎謂之騶騎

曰上以若曹無益於縣官

師古曰若女耕也曹輩也

田力作固不及人臨衆處官不能治民從軍擊虜不任

兵事無益於國用徒索衣食

如淳曰索盡也師古曰音先各反下云索長安米亦

同今欲盡殺若曹朱儒大恐啼泣

○宋祁曰啼當刪王本作號

朔教

曰上即過叩頭請罪居有頃聞上過朱儒皆號泣頓首

上問何為對曰東方朔言上欲盡誅臣等上知朔多端

召問朔何恐朱儒為對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朱儒長

三尺餘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朔長九尺餘亦奉一

囊粟錢二百四十朱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臣言可用

幸異其禮不可用罷之無令但索長安米上大笑因使

待詔金馬門稍得親近上嘗使諸數家射覆

師古曰數家術數之

家也於覆器之下而置諸物令闇射之故云射覆數音所具反覆音芳目反

置守宮盃下射

之皆不能中

師古曰守宮蟲名也術家云以器養之食以丹砂滿七斤搏治萬杵以點女子體終

身不滅若有房室之事則滅矣言可以防閑淫逸故謂之守宮也今俗呼為辟宮辟亦禦扞之義耳孟食器也若盞而大今之所謂盞盞也盞音撥○劉攽曰守宮生屋壁如守宮然故名之何在防淫逸也一蟲之微何能食丹砂七斤人亦安肯捐

朔自贊曰臣嘗受易請射之

師古曰

贊進也 迺別著布卦而對曰

師古曰別分也音彼列反

臣以為龍又

無角謂之為蛇又有足跂跂脈脈善緣壁是非守宮即

蜥蜴

師古曰跂跂行貌也脈脈視貌也爾雅云蝾螈蜥蜴蜥蜴守宮是則一類耳揚雄方言云其在澤中

者謂之蜥蜴故朔曰是非守宮則蜥蜴也蜥音先歷反蜴音余赤反蝾音榮螈音原螈音烏典反蜴音珍○劉敞曰守宮即人家屋壁中螭蜴俗呼為蝎虎者是也此物唯在屋壁窻戶間夜亦出蓋用此得名耳術家之說

安有此理師古乃信之何哉宋祁曰角音盧谷反獸不童也

上曰善賜帛十匹復使

射他物連中輒賜帛

師古曰中音竹仲反其下並同

時有幸倡郭舍人

滑稽不窮

師古曰幸倡倡優之見幸遇者也滑音骨滑稽解在公孫弘傳

常侍左右曰

朔狂幸中耳非至數也

師古曰至實也

臣願令朔復射朔中之

臣榜百朔不能中臣賜帛

師古曰榜擊也音步行反

廼覆樹上寄生

令朔射之朔曰是窶數也

蘇林曰窶音貧窶之窶數音數錢之數窶數鉤灌四股鉤

也師古曰窶數戴器也以盆盛物戴於頭者則以窶數薦之今賣白團餅人所用者是也寄生者芝菌之類淋潦之日著樹而生形有周圍象窶數者今闕中俗亦呼為寄生非為鳶之寄生寓木宛童有枝葉者也故朔云

著樹為寄生盆下為窠數明其常在盆下今讀書者不曉其意謂射覆之物覆在盆下輒改前覆守宮孟下為盆字失之遠矣楊惲傳云鼠不容穴銜窠數也盆下之物有飲食氣故鼠銜之四股鐵鉤非所銜也○宋祁曰數音數景舍人曰果知朔不能中也朔曰生肉為膾乾本作數

肉為脯著樹為寄生盆下為窠數上令倡監榜舍人舍

人不勝痛呼暑

服虔曰暑音暴鄧展曰呼音髡箭之髡暑音瓜煦之煦師古曰鄧音是也痛切

而叫呼也與田蚡傳呼報音義皆同一曰鄧音近之暑自寃痛之聲也舍人榜痛乃呼云暑今人痛甚則稱阿暑音步高反是故朔逐韻而謫之云口無毛聲誓誓也○劉敞曰若不緣寄生在盆下何得曰窠數前覆守宮自以孟此以盆何怪乎不然孟亦盆類朔故詭言之欲以誤郭舍人也又曰朔意蓋以寄生窠數皆是附著他

物而得名故謂令在盆下之寄生為窠數大物在盆下  
小物在盆下固可知也但不當改前孟字為盆爾又不  
必一日之中用一孟覆射此諸物也顏說未通又以寄  
生為芝菌形圈似窠數而云非寓木尤疎謬矣宋祁曰  
呼報當朔笑之曰吐口無毛聲螫螫尻盆高鄧展曰吐音朔襄之

作呼服音朔笑之曰吐口無毛聲螫螫尻盆高鄧展曰吐音朔襄之  
朔也師古曰吐叱吐之聲也舍人恚曰朔擅詆欺天子

音丁骨反鄧說非也螫音教  
從官當棄市師古曰詆毀辱也音丁禮反上問朔何故詆之對曰臣

非敢詆之廼與為隱耳師古曰隱謂隱語也上曰隱云何朔曰夫

口無毛者狗竇也聲螫螫者烏哺齧也韋昭曰凡烏哺子而活者為齧

生而自啄曰雛師古曰齧音口豆反○劉攽曰狗竇文  
不全明少一字當云狗穴竇也緣兩穴相重遂誤爾

尻益高者鶴俛啄也

師古曰俛即俯字也俯低也啄鳥嘴也俛又音免啄音竹救反

舍

人不服因曰臣願復問朔隱語不知亦當榜即妄為諧

語曰

師古曰諧者和韻之言也

令壺齟老柏塗伊優亞狝呌牙何謂

也

張晏曰齟音槿梨之槿應劭曰狝音銀師古曰齟音側加反又音壯加反塗音丈加反優音一侯反亞音

烏加反狝音五伊反呌音五侯反

朔曰令者命也壺者所以盛也

師古曰盛

受物也音時政反

齟者齒不正也老者人所敬也柏者鬼之廷

也

師古曰言鬼神尚幽闇故以松柏之樹為廷府

塗者漸洳徑也

師古曰漸洳浸淫也漸音

子廉反洳音人庶反

伊優亞者辭未定也狝呌牙者兩犬爭也舍

人所問朔應聲輒對變詐鋒出莫能窮者左右大驚上

以朔為常侍郎遂得愛幸久之伏日

師古曰三伏之日也解在郊祀志

詔賜從官肉大官丞日晏不來

師古曰晏晚也

朔獨拔劍割肉

謂其同官曰伏日當蚤歸

師古曰蚤古早字

請受賜即懷肉去

大官奏之朔入上曰昨賜肉不待詔以劍割肉而去之

何也

○劉攽曰而去之何也之衍字

朔免冠謝上曰先生起自責也朔

再拜曰朔來朔來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割肉壹

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

師古曰細

君朔妻之名一說細小也朔輒  
自比於諸侯謂其妻曰小君

上笑曰使先生自責廼

反自譽復賜酒一石肉百斤歸遺細君初建元三年微

行始出北至池陽西至黃山

晉灼曰宮名在槐里

南獵長楊東游

宜春

師古曰宜春宮也在長安城東南說者乃以為在鄠非也在鄠者自是宜春觀耳在長安城西豈得

言東游也

微行常用飲酎已

師古曰酎酒新熟以祭宗廟也酎音紂解在景紀

八九

月中與侍中常侍武騎及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

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自此始微行以夜漏下

十刻廼出常稱平陽侯

如淳曰平陽侯曹壽尚帝姊時見尊寵故稱之

旦明入

山下騎射鹿豕狐兔手格熊羆馳驚禾稼稻稌之地

師古

曰稻有芒之穀總稱也  
稌其不黏者也音庚

民皆號呼罵詈

師古曰呼  
音火故反

相聚

會自言鄠杜令令往欲謁平陽侯諸騎欲擊鞭之令大

怒使吏呵止獵者數騎見留廼示以乘輿物久之廼得

去時夜出夕還後齋五日糧會朝長信宮

師古曰五日  
一朝長信宮

故齋五日糧也長  
信太后之宮也

上大驩樂之是後南山下乃知微行

數出也然尚迫於太后未敢遠出丞相御史知指

師古  
曰指

謂天子  
之意也

乃使右輔都尉徼循長楊以東

師古曰徼遮繞  
也循行視也戒

備非常也徵音工鈞反

右內史發小民共待會所

師古曰共讀曰供

後廼

私置更衣

師古曰為休息易衣之處亦置宮人○劉敞曰更衣休息處爾非必有宮人也史文自無

之後傳田延年起至更衣然則貴賤同此名也

從宣曲以南十二所中休更衣

師古曰宣曲宮名在昆明池西

投宿諸宮

師古曰晝休更衣夜則別宿於諸宮

長楊五柞

倍陽宣曲尤幸

師古曰倍陽即萑陽也其音同耳宮名在鄠縣也

於是上以為

道遠勞苦又為百姓所患廼使太中大夫吾丘壽王與

待詔能用筭者二人舉籍阿城以南

師古曰舉計其數而為簿籍也阿城

本秦阿房宮也以其牆壁崇廣故俗呼為阿城

盤屋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畝

及其賈直

師古曰提封亦謂提舉四封之內總計其數也賈讀曰價

欲除以為上林

苑屬之南山

師古曰屬連也音之欲反

又詔中尉左右內史表屬縣

草田欲以償鄠杜之民

師古曰時未為京兆馮翊扶風故云中尉及左右內史也草田

謂荒田未耕墾也

吾丘壽王奏事上大說稱善

師古曰說讀曰悅

時朔

在傍進諫曰臣聞謙遊靜慤天表之應應之以福

師古曰慤

謹也音口角反○宋祁曰遊當作遜

驕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今陛

下累郎臺恐其不高也

師古曰郎堂下周屋

弋獵之處恐其不廣

也如天不為變則三輔之地盡可以為苑何必整屋鄠

杜乎

師古曰中尉及左右內史則為三輔矣非必謂京兆馮翊扶風也學者疑此言為後人所增斯未達

也

奢侈越制天為之變上林雖小臣尚以為大也夫南

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隴以東

商雒以西

服虔曰商與上雒二縣也師古曰汧汧水也隴隴坻也

厥壤肥饒漢興

去三河之地止霸產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

海之地

師古曰高平曰陸關中地高故稱陸耳海者萬物所出言關中山川物產饒富是以謂之陸海

也

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

鐵豫章檀柘異類之物不可勝原

師古曰原本也言此說不能盡其根本

百工所取給萬民所仰足也

師古曰仰音牛向反

又有秔稻梨栗

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蠶魚

師古曰芋草名其葉似藕荷而長不

圓其根正白可食蠶即蛙字也似蝦蟆而小長脚蓋人亦取食之

貧者得以人給家足

無饑寒之憂故鄴鎬之間號為土膏其賈畝一金

師古曰賈

讀曰價今規以為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

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

穀

師古曰耗減也音呼到反

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荆棘之林而長養

麋鹿廣狐兔之苑大虎狼之虛

師古曰虛讀曰墟

又壞人家墓

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

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圉之

師古曰斥却也

騎馳東西車驚南北

師古曰亂馳曰驚

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

之輿

蘇林曰隄限也輿乘輿也無限若言不警也不敢斥天子故言輿也張晏曰一日之樂謂田獵也無

隄之輿謂天子富貴無隄限也師古曰張說是也隄音丁奚反○劉敞曰不足以危不字當作亦隄猶防也言

車輿馳騁不為防慮必有顛虞之變

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

農時非所以彊國富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

應劭曰紂於宮中設九市

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

師古曰楚靈王作章華之

臺納亡人以實之卒有乾谿之禍也章華臺在華容城也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

糞土愚臣忘生觸死

師古曰忽忘其生而觸死罪也

逆盛意犯隆指罪

當萬死不勝大願願陳泰階六符

孟康曰泰階三台也每台二星凡六星符

六星之符驗也應劭曰黃帝泰階六符經曰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為天子中階為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為士庶人上階上星為男主下星為女主中階上星為諸侯三公下星為卿大夫下階上星為元士下星為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社稷神祇咸獲其宜天下大安是為太平三階不平則五神乏祀日有食之水潤不浸稼穡不成冬雷夏霜百姓不寧故治道傾天子行暴令好興甲兵修宮榭廣苑囿則上階為之奄奄疏闊也以孝武皆有此事故朔為陳以觀天變不可不省是日之○宋祁曰奄奄當作奢奢

因奏泰階之事上廼拜朔為太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

百斤然遂起上林苑如壽王所奏云久之隆慮公主子

昭平君

師古曰慮音廬

尚帝女夷安公主隆慮主病因以金千

斤錢千萬為昭平君豫贖死罪上許之隆慮主卒昭平

君日驕醉殺主傳獄繫內官

服虔曰主傳主之官也如淳曰禮有傳姆說者又曰

傳者老大夫也漢使中行說傳翁主也師古曰傳姆是也服說失之內官署名解在律歷志

以公主

子廷尉上請請論

師古曰論決其罪也

左右人人為言前又入贖

陛下許之上曰吾弟老有是一子死以屬我

師古曰老乃有子言

其晚孕育也  
屬音之欲反

於是為之垂涕歎息良久曰法令者先帝

所造也用弟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

下負萬民廼可其奏哀不能自止左右盡悲朔前上壽

曰臣聞聖王為政賞不避仇讎誅不擇骨肉書曰不偏

不黨王道蕩蕩

師古曰周書洪範之  
辭也蕩蕩平坦之貌

此二者五帝所重

三王所難也陛下行之是以四海之內元元之民各得

其所天下幸甚臣朔奉觴昧死再拜上萬歲壽上廼起

入省中夕時召讓朔

師古曰讓責也○  
宋祁曰夕當作少

曰傳曰時然後

言人不厭其言

師古曰論語稱孔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對

曰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今先生上壽時

乎師古曰言所上朔免冠頓首曰臣聞樂太甚則陽溢

壽豈謂時乎

哀太甚則陰損陰陽變則心氣動心氣動則精神散精

神散而邪氣及銷憂者莫若酒臣朔所以上壽者明陛

下正而不阿因以止哀也愚不知忌諱當死先是朔嘗

醉入殿中小遺殿上

師古曰小遺者小便也○宋祁曰注文者下當添遺字

劾不

敬有詔免為庶人待詔宦者署因此對復為中郎賜帛

百匹初帝姑館陶公主號竇太主

如淳曰竇太后之女也故曰竇太主也

堂邑侯陳午尚之午死主寡居年五十餘矣近幸董偃

始偃與母以賣珠為事偃年十三隨母出入主家左右

言其姣好

師古曰姣美麗也音狡美

主召見曰吾為母養之因留第

中教書計相馬御射

師古曰計謂用美也

頗讀傳記至年十八而

冠出則執轡入則侍內為人溫柔愛人以主故諸公接

之名稱城中號曰董君主因推令散財交士令中府曰

師古曰中府掌金帛之藏○宋祁曰之藏下姚本添者也

董君所發一日金滿百斤

錢滿百萬帛滿千匹乃白之

師古曰言不滿此數者皆恣與之

安陵爰

叔者爰盜兄子也與偃善謂偃曰足下私侍漢主挾不

測之罪將欲安處乎

師古曰不測者言其深也安處何以自安處也一曰身挾大罪廼欲

自安而居處者乎

偃懼曰憂之久矣不知所以

師古曰以用也

爰叔曰顧城廟遠無宿宮又有萩竹籍田

如淳曰其間雖有地皆有

萩竹籍田無可作宿觀也師古曰如說非也萩即楸字也言有楸樹及竹林可遊玩而籍田所在上又須躬親行事當有宿宮故宜獻足下何不白主獻長門園

如淳曰寶

此園○劉攽曰城改成  
太主園在長門長門在長安城東南園可以為宿館處所故獻之

此上所欲也如是上

知計出於足下也則安枕而卧長無慘怛之憂久之不

然上且請之於足下何如偃頓首曰敬奉教入言之主

主立奏書獻之上大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更名竇太主園為長

門宮主大喜使偃以黃金百斤為爰叔壽叔因是為董

君畫求見上之策令主稱疾不朝上往臨疾問所欲主

辭謝曰妾幸蒙陛下厚恩先帝遺德奉朝請之禮備臣

妾之使

師古曰請音才姓反○宋祁曰使景本作儀

列為公主賞賜邑入

師古

曰既別得賞賜又所食之邑入其租賦也

隆天重地死無以塞責

師古曰一塞補也

日卒有不勝洒掃之職

師古曰卒讀曰猝洒音信又音山豉反

先狗馬填

溝壑竊有所恨不勝大願願陛下時忘萬事養精游神

從中掖庭回輿枉路臨妾山林

應劭曰公主園中有山謙不敢稱第故託山林

也服虔曰主所豫作廟陵故曰山林師古曰山林應說是也不當請帝臨其冢墓也

得獻觴上壽

娛樂左右如是而死何恨之有上曰主何憂幸得愈恐

羣臣從官多大為主費上還有項主疾愈起謁上以錢

千萬從主飲後數日上臨山林主自執宰敝膝

師古曰為賤者

之服○劉攽曰執當作服

道入登階就坐坐未定上曰願謁主人翁

主廼下殿去簪珥

師古曰珥珠玉飾耳者也音餌

徒跣頓首謝曰妾無

狀

師古曰狀形貌也無狀猶言無顏面以見人也一曰自言所行醜惡無善狀

負陛下身當

伏誅陛下不致之法頓首死罪有詔謝主簪履起之東

箱自引董君

師古曰之往也

董君綠幘傳鞞

應劭曰宰人服也韋昭曰鞞形如射

鞞以縛左右手於事便也師古曰綠幘賤人之服也傳著也鞞即今之臂鞞也傳讀曰附鞞音工侯反隨

主前伏殿下主廼贊

師古曰贊進也進傳謁辭

館陶公主胞人臣偃

昧死再拜謁

師古曰胞與庖同

因叩頭謝上為之起有詔賜衣

冠上

師古曰上上坐○劉敞曰賜衣冠上上者上殿

偃起走就衣冠主自奉食

進觴當是時董君見尊不名稱為主人翁飲大驩樂主

廼請賜將軍列侯從官金錢雜繒各有數於是董君貴

寵天下莫不聞郡國狗馬蹇鞠劍客輻湊

師古曰蹇音千六反鞠音

鉅六反解在藝文志

董氏常從遊戲北宮馳逐平樂觀雞鞠之會

角狗馬之足

師古曰角猶校也○劉敞曰董氏當屬上句

上大歡樂之於是

上為竇太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內董君是時朔陞戟

殿下

師古曰持戟立陞側

辟戟而前曰

師古曰辟音頻亦反

董偃有斬罪三

安得入乎上曰何謂也朔曰偃以人臣私侍公主其罪

一也敗男女之化而亂婚姻之禮傷王制其罪二也陛

下富於春秋方積思於六經留神於王事馳騫於唐虞

折節於三代偃不遵經勸學反以靡麗為右奢侈為務

師古曰右尊之也盡狗馬之樂極耳目之欲行邪枉之道徑淫

辟之路師古曰徑由也辟讀曰僻是乃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賊也

師古曰蚺魅也音或說者以為短狐非也短狐射工耳於此不當其義今俗猶云魅蚺也○劉攽曰劉向說春

秋蚺南方淫氣所生以應哀姜然則朔正用指偃爾何必遷就魅蚺也宋祁曰姚本句末無也字偃為

淫首其罪三也昔伯姬燔而諸侯憚應劭曰憚敬也敬其節直也師古曰

伯姬宋恭姬也遇火奈何乎陛下上默然不應良久曰  
災待姆不出而死也

吾業以設飲後而自改朔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  
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故淫亂之漸其變為篡是  
以豎貂為淫而易牙作患

師古曰豎貂易牙皆齊桓公臣也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

曰將何以教寡人管仲曰願君之遠易牙豎貂公曰易  
牙亨其子以快寡人尚可疑耶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  
子其子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曰豎貂自宮以近寡人  
猶可疑耶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身也其身之忍又將  
何有於君公曰諾管仲死盡逐之而公食不甘宮不治  
居三年公曰仲父不亦過乎於是皆復召即反之明年  
公有病易牙豎貂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有  
一婦人踰垣入至公所公曰我欲食婦人曰吾無所得

又曰我欲飲婦人曰吾無所得公曰何故對曰易牙豎  
貂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故無所得公慨然  
歎涕出曰嗟乎聖人所見豈不遠哉若死者有知我將  
何面目見仲父乎蒙衣袂而絕乎壽宮蟲流出於戶蓋  
以楊門之靡

慶父死而魯國全

師古曰慶父魯桓公子  
莊公弟也莊公薨慶父

三月不葬

殺莊公之子閔公而欲作亂不克奔莒其後僖公立以  
賂求之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乃縊而死僖公乃定其位

管蔡誅而周室安上曰善有詔止更置酒北宮引董君

從東司馬門東司馬門更名東交門

蘇林曰以偃從此  
門入交會於內故

以名賜朔黃金三十斤董君之寵由是日衰至年三十

而終後數歲竇太主卒與董君會葬於霸陵是後公主

貴人多踰禮制自董偃始時天下侈靡趨末

師古曰趨末讀曰趣末

謂工商之業

百姓多離農畝上從容問朔吾欲化民豈有道

乎

師古曰從音千容反

朔對曰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

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

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

師古

曰弋黑色也綈厚繒音徒奚反

足履革舄

師古曰革生皮也不用柔韋言儉率也

以韋帶

劍

師古曰但空用韋不加飾

莞蒲為席

師古曰莞夫離也今謂之蔥蒲以莞及蒲為席亦尚質也

莞音完又音官

兵木無刃

服虔曰兵器如木而無刃言不大治兵器也

衣縕無文

師古

曰縕亂絮也言內有亂絮

集上書囊以為殿帷

師古曰集謂合

也聚以道德為麗以仁義為準

師古曰麗大也準平法也

於是天下望

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為小圖起建章左鳳

闕右神明

如淳曰闕名也師古曰鳳闕闕名神明臺名也

號稱千門萬戶木土

衣綺繡狗馬被繡罽

師古曰繡五綵也罽織毛也即今氍毹之屬是也

宮人簪

璫瑁垂珠璣

師古曰璫瑁文甲也璣珠之不圓者璫音代瑁音昧璣音居依反又音鉅依反

設

戲車教馳逐飾文采叢珍怪

師古曰叢古叢字也

撞萬石之鐘擊

雷霆之鼓

師古曰言其聲震大也

作俳優舞鄭女上為淫侈如此

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

師古曰失農謂失農業也 陸

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

應劭

曰帳多故以甲乙第之耳孟康曰西域傳贊云興造甲乙之帳絡以隨珠和璧天子襲翠被憑玉几而處其中也師古曰謂推而去之燔焚燒也 却走馬亦不復用

師古曰却退也走馬善走之馬也

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

毫釐差以千里

師古曰今易無此文已解於上也

願陛下留意察之朔

雖詆笑

師古曰詆譏戲也詆笑謂譏謔發言可笑也詆音恢其下詆啁詆諧並同

然時觀察

顏色直言切諫上常用之自公卿在位朔皆教弄無所

為屈

師古曰教讀曰傲為音于偽反

上以朔口諧辭給

師古曰給捷也

好作問

之

師古曰故動作之而問以言辭也

嘗問朔曰先生視朕何如主也朔

對曰自唐虞之隆成康之際未足以諭當世臣伏觀陛

下功德陳五帝之上在三王之右

師古曰右亦高上也

非若此而

已誠得天下賢士公卿在位咸得其人矣譬若以周邵

為丞相

師古曰周公旦邵公奭二人也

孔丘為御史大夫

應劭曰御史大夫職典制

度文

太公為將軍

師古曰太公呂望也知戰陳征伐之事故云為將軍

畢公高拾

遺於後

師古曰畢公高文王之子也為周太師故云拾遺也

弁嚴子為衛尉

師古曰以

有勇卑陶為大理

師古曰以其作士士亦理官

后稷為司農

師古曰主播種伊

尹為少府

應劭曰伊尹善烹割大官屬少府故令作之

子贛使外國

師古曰以其有

辯說顏閔為博士

師古曰顏回閔子騫為皆有德行也

子夏為太常

師古曰以有文學

故為太常也而應劭以子夏兩字總合為夔解云夔知樂故可以為太常此說非也○劉攽曰作夔字乃是

益為右扶風

應劭曰益作舜虞掌山澤之官也諸苑多在右扶風故令作之

季路為執

金吾

師古曰亦以有勇力契為鴻臚

應劭曰高作司徒敬敷五教是時諸侯王治民鴻臚主諸

侯王也師古曰契讀與高同字本作契蓋後從省耳

龍逢為宗正

師古曰關龍逢桀之臣也忠諫

而死也以其伯夷為京兆

應劭曰帝曰伯夷汝作秩宗秩宗主郊廟京兆與太常同

典齋祀故

管仲為馮翊

應劭曰管仲定民之居寄軍令於內政終令匡霸故令為馮翊

也

魯般為將作

師古曰以其巧也般與班同

仲山甫為光祿

晉灼曰光祿主

三大夫諫正之官取其

申伯為太僕

應劭曰申伯周宣王之舅也太僕主

柔亦不茹剛亦不吐

大駕親御職又密

延陵季子為水衡

應劭曰水衡主池苑季子吳人故使

近故用親親也

為之師古曰季

子即吳公子札

百里奚為典屬國

應劭曰奚秦人秦近西戎曉其風俗故令

為之柳下惠為大長秋

師古曰惠魯大夫展禽也食采柳下謚曰惠以其貞潔故為大長秋

史魚為司直

師古曰史魚衛大夫史鮒也論語稱孔子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

蘧伯玉為太傅

如淳曰太傅傳人主使無過伯玉欲寡其過故令為之師古曰蘧伯玉衛大夫

也名瑗孔父為詹事

應劭曰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莫敢過而致難乎其君故為詹事師

古曰孔父宋大夫也父讀曰甫

孫叔敖為諸侯相子產為郡守

師古曰善治邦

也王慶忌為期門

應劭曰以其勁捷可為期門即也師古曰王慶忌即王子慶忌也

夏

育為鼎官

或曰夏育衛人力舉千鈞鼎官今殿前舉鼎者也

羿為旄頭

應劭曰羿善射

故令為旄頭今以羽林為之髮正上向而長衣繡衣在乘輿車前師古曰羿音諸

宋萬為武道

候師古曰萬宋閔公臣亦有勇力也式表也表道之候若今之武侯引駕人

上廼大笑是時

朝廷多賢材上復問朔方今公孫丞相兒大夫

師古曰公孫弘

及兒寬也兒音五奚反

董仲舒夏侯始昌司馬相如吾丘壽王主

父偃朱買臣嚴助汲黯膠倉終軍嚴安徐樂司馬遷之

倫皆辯知閎達溢于文辭

師古曰溢者言其有餘也

先生自視何與

比哉

師古曰何與猶言何如也

朔對曰臣觀其雷齒牙樹頰

師古曰頰

肉曰脰音改

吐脣吻擢項頤

師古曰頤頤下也音怡

結股腳連脰尻

師古

曰脰臂也音誰

遺蛇其迹行步偶旅

師古曰遺蛇猶遠逆也偶旅曲躬貌也蛇音移偶音

禹臣朔雖不肖尚兼此數子者朔之進對澹辭皆此類

也師古曰澹古贍字也贍給也武帝既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

及師古曰程謂量計之也時方外事胡越內興制度國

如不及者恐失之也

家多事自公孫弘以下至司馬遷皆奉使方外或為郡國守相至公卿而朔嘗至太中大夫後常為郎與枚舉郭舍人俱在左右詆啁而已

師古曰啁與嘲同音竹交反

久之朔上

書陳農戰彊國之計因自訟獨不得大官欲求試用其言專商鞅韓非之語也指意放蕩頗復詆諧辭數萬言終不見用朔因著論設客難已用位卑以自慰諭其辭曰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

如淳曰都居也

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

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脣腐齒

落服膺而不釋

師古曰服膺俯服其胃臆也釋廢置也○宋祁曰數當作記字而不下添可字

好學樂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

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官不過

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

師古曰可遺之行言不盡善也同

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

蘇林曰胞音胞胎之胞也言親兄弟

東方先

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固非子之所能備也彼一

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

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為十二國未有雌雄

師古曰十二國謂魯衛齊楚宋鄭魏燕趙中山秦韓也

得士者彊失士者亡故談

說行焉

○宋祁曰故談說行焉改作故說得行焉

身處尊位珍寶充内外有

廩倉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流德天下震

懾諸侯賓服

師古曰懾恐也音之涉反

連四海之外以為帶

師古曰言如帶

之相連也

安於覆盂

師古曰言不可傾搖

動猶運之掌

師古曰言至易也

賢不

肖何以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虜抗之則在

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泉之下

○宋祁曰  
泉疑作淵

用之則為虎

不用則為鼠雖欲盡節效情安知前後夫天地之大士

民之衆竭精談說並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慕之宋

祁曰慕  
當作慕

困於衣食或失門戶

師古曰言不得所由入也  
一曰謂被誅戮喪其家室

也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

望常侍郎乎

○宋祁曰  
常字當刪

故曰時異事異雖然安可以不

務修身乎哉詩云鼓鐘于宮聲聞于外

師古曰小雅白  
華之詩也言苟

有於中必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

師古曰小雅鶴鳴之  
詩也言處卑而聲徹

其高遠 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廼

設用於文武得信厥說

師古曰設施也信讀曰伸

封於齊七百歲而

不絕此士所以日夜孳孳敏行而不敢怠也

師古曰孳與孜同敏

勉辟若鷺鷥飛且鳴矣

師古曰鷺鷥雍渠小青雀也飛則鳴行則搖言其勤苦也辟讀

曰譬鷺音脊鷺音零

傳曰天不為人之惡寒而輟其冬

師古曰輟止也地

不為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為小人之匈匈而易

其行

師古曰匈匈謹議之聲

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

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

師古曰道由也

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

人之言

師古曰逸詩也愆過也恤憂也

故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

無徒

師古曰徒衆也

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黹纁充耳所以塞聰

如淳曰

黹音工苟反謂以玉為瑱用黹纁縣之也師古曰如說非也黹黃色也纁綿也以黃綿為丸用組懸之

於冤垂兩耳旁示不

外聽非玉瑱之縣也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

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

師古曰論語仲弓問政於孔子孔子曰赦小過

舉賢才周公謂魯公曰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毋求備於一人故朔引此言也士有百行功過相除不可求備

也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

使自索之

師古曰枉曲也索亦求也度音徒各反

蓋聖人之教化如此欲

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

師古曰敏疾也

今世之處士魁然

無徒廓然獨居

師古曰魁讀曰塊

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范

蠡忠合子胥

師古曰許由堯讓以天下而恥聞之楚狂接輿陽狂匿跡范蠡佐句踐功成而退子

胥忠諫至死不易

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耦少徒固其宜也

師古

曰耦合也徒衆也

子何疑於我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

斯酈食其之下齊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

丘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也子又何怪之邪語曰

以筦闕天以蠡測海

服虔曰筦音管張晏曰蠡瓢瓢也師古曰筦古管字蠡音來奚反瓢

音平  
遙反

以廷撞鐘

文頴曰謂臺廷也  
師古曰音徒丁反

豈能通其條貫考其

文理發其音聲哉

師古曰  
考究也

繇是觀之譬猶鼯鼯之襲狗

服虔曰音蹤劬如淳曰

鼯鼯小鼠也音精劬 孤豚之咋虎

師古曰孤豚孤特  
之豚也咋嚙也音

仕客  
反

至則靡耳何功之有

師古曰靡碎  
滅也耳語辭

今以下愚而非

處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

終或於大道也又設非有先生之論其辭曰非有先生

仕於吳進不稱往古以厲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

功默然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怪而問之曰寡人獲先人

之功寄於衆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今先生率

然高舉遠集吳地

師古曰率然猶颯然

將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

體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

音虛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于茲矣

師古曰流未流也猶言餘論也

今先生進無以輔治退不揚主譽竊不為先生取之也

蓋懷能而不見是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

師古曰見顯也

意者寡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

師古曰唯唯恭應也音弋

癸吳王曰可以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焉

師古曰竦企待也

先

生曰於戲

師古曰於讀曰烏戲讀曰呼

可乎哉可乎哉

師古曰言不可談何

容易

師古曰不見寬容則事不易故曰何容易也易音弋豉反

夫談有悖於目拂於

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

師古曰悖逆也拂違戾也悖音布內反拂音弗

或有說

於目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

師古曰說讀曰悅

非有明王

聖主孰能聽之吳王曰何為其然也中人已上可以語

上也

師古曰引論語載孔子之言中品之人則可與言上道也

先生試言寡人將聽

焉先生對曰昔者闕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

於紂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閔主澤不下流而萬民騷

動

師古曰  
閔病也

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為君之榮除

主之禍也今則不然反以為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

師古曰不省其忠  
而被以此罪也

果紛然傷於身蒙不辜之名

師古曰  
蒙被也

戮及先人為天下笑故曰談何容易是以輔弼之臣瓦

解而邪諂之人並進遂及蜚廉惡來革等

蘇林曰二人  
皆紂時邪佞

人也孟康曰蜚廉善  
走師古曰蜚古飛字

二人皆詐偽巧言利口以進其身

陰奉瑇瑁刻鏤之好以納其心

師古曰瑇與彫同畫也  
瑇謂刻為文也音篆

務快耳目之欲以苟容為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戮宗廟

崩阨國家為虛

師古曰阨積也音直氏反虛讀曰墟

放戮賢聖親近讒夫

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

師古曰小雅青蠅之詩也解在戾太子傳此

之謂也故卑身賤體說色微辭

師古曰說讀曰悅

愉愉哢哢終

無益於主上之治

師古曰愉愉顏色和也哢言語順也哢音許于反

則志士仁

人不忍為也將儼然作矜嚴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主

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

師古曰拂與弼同損減也

則忤於邪主之心

歷於衰世之法

師古曰忤逆也歷猶經也離也

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

也遂居深山之間積土為室編蓬為戶彈琴其中以咏

先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是以伯夷叔齊避周餓

于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

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懼然易容

師古曰懼然失守之貌也懼音居具反

捐薦去几危坐而聽

師古曰捐薦席而去馮几自貶損也

先生曰接輿避

世箕子被髮陽狂

師古曰解並在鄒陽傳

此二人者皆避濁世以

全其身者也使遇明王聖主得賜清燕之間寬和之色

師古曰間讀曰閑閑暇也

發憤畢誠

師古曰畢盡也

圖畫安危揆度得失

師古

曰圖謀畫計也○宋祁曰畫姚本作畫

上以安主體下以便萬民則五帝

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

師古曰幾庶幾

故伊尹蒙恥辱負鼎俎

和五味以干湯

師古曰蒙冒也犯也

太公釣於渭之陽以見文王

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其君也深念遠慮

引義以正其身推恩以廣其下本仁祖義

師古曰以仁為本以義為

始

褒有德祿賢能誅惡亂總遠方一統類美風俗此帝

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王臣子之職既加矣於是裂地定封爵為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于今稱之以遇湯與

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

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穆然

張晏曰穆音默師古曰穆然靜思貌

俛而

深惟仰而泣下交頤曰嗟乎余國之不亡也綿綿連連

殆哉世之不絕也

師古曰殆危也

於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

位舉賢材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躬節儉減後宮之費

捐車馬之用放鄭聲遠佞人

師古曰遠離也音于萬反

省庖厨去侈

靡卑宮館壞苑囿填池塹以予貧民無產業者開內臧

振貧窮存耆老卹孤獨薄賦歛省刑辟行此三年海內

晏然天下大洽陰陽和調萬物咸得其宜國無災害之

變民無飢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囹圄空虛

師古曰畜

讀曰蓄

鳳皇來集麒麟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牙遠方異

俗之人鄉風慕義

師古曰鄉讀曰嚮

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

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見而君人者莫肯為也臣愚

竊以為過故詩云王國克生惟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

以寧

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言文王之國生此多士為周室楨幹之臣所以安寧也

此之謂

也朔之文辭此二篇最善其餘有封泰山責和氏璧及

皇太子生襍屏風殿上柏柱平樂觀賦獵八言七言上

下

晉灼曰八言七言詩各有上下篇

從公孫弘借車凡劉向所錄朔書

具是矣

師古曰劉向別錄所載

世所傳他事皆非也

師古曰謂如東方朔別傳

及俗用五行時日之書皆非實事也

贊曰劉向言少時數問長老賢人通於事及朔時者

師古

曰與朔同時也

皆曰朔口諧倡辯不能持論喜為庸人誦說

師古

曰喜音許吏反為音于偽反

故今後世多傳聞者而揚雄亦以為朔

言不純師行不純德其流風遺書蔑如也

師古曰言辭義淺薄不足

也稱然朔名過實者以其詆達多端不名一行應諧似優

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

其子以上容

師古曰容身避害也

首陽為拙

應劭曰伯夷叔齊不食周粟餓死首陽山

為拙柱下為工

應劭曰老子為周柱下史朝隱故終身無患是為工也

飽食安步以

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

如淳曰依違朝隱樂玩其身於一世也反時直言正

諫則與富貴不相逢也臣瓚曰行與時詭而不逢禍害也師古曰瓚說是也詭違也

其滑稽之雄

乎

師古曰雄謂為之長帥也

朔之詆諧逢占射覆

如淳曰逢占逢人所問而占之也師

古曰此說非也逢占逆占事猶云逆刺也

其事浮淺行於衆庶童兒牧豎莫

不眩耀而後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朔故詳

錄焉

師古曰言此傳所以詳錄朔之辭語者為俗人多以奇異妄附於朔故耳欲明傳所不記皆非其實

也而今之為漢書學者猶更取他書雜說假合東方朔之事以博異聞良可歎矣他皆類此著音直畧反○東方朔傳云一日卒有不勝洒埽之職顏師古注云卒讀曰猝洒音信又音山豉反檢諸本及前所校過并如此臣佖按許慎說文洒字解云音先禮反古又為灑埽字其灑字解云汛也汛音信今校定此註合云洒音先禮反古文為灑埽字灑汛也所蟹反汛音信蓋傳寫脫誤少一十七字多又音山豉反五字

前漢書卷六十五

前漢書卷六十五考證

東方朔傳朔應聲輒對變詐銓出○銓當作鋒  
馳逐平樂觀○三輔黃圖曰上林苑中有平樂觀

前漢書卷六十五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千七百九十一

史部

前漢書卷六十六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公孫劉車王楊蔡陳鄭列傳第三十六

公孫賀字子叔北地義渠人也賀祖父昆邪

師古曰昆音戶門反

景帝時為隴西守以將軍擊吳楚有功封平曲侯著書

十餘篇

師古曰藝文志陰陽家有公孫渾邪十五篇是也

賀少為騎士從軍數

有功自武帝為太子時賀為舍人及武帝即位遷至太

僕賀夫人君孺衛皇后姊也賀由是有寵元光中為輕

車將軍軍馬邑後四歲出雲中後五歲以車騎將軍從

大將軍青出有功封南窳侯

臣瓚曰茂陵中書賀封南窳侯表亦作奔師古曰窳

奔二字同耳音普敎反

後再以左將軍出定襄無功坐酎金失侯

復以浮沮將軍出五原二千餘里無功

師古曰沮音子閭反

後八

歲遂代石慶為丞相封葛繹侯時朝廷多事督責大臣

師古曰督謂察視也

自公孫弘後丞相李蔡嚴青翟趙周三人比

坐事死

師古曰  
比頻也

石慶雖以謹得終然數被譴初賀引拜

為丞相不受印綬頓首涕泣曰臣本邊鄙以輦馬騎射

為官材誠不任宰相上與左右見賀悲哀感動下泣曰

扶起丞相賀不肯起上廼起去賀不得已拜出左右問

其故賀曰主上賢明臣不足以稱恐負重責從是殆矣

師古曰  
殆危也

賀子敬聲代賀為太僕父子並居公卿位敬聲

以皇后姊子驕奢不奉法征和中擅用北軍錢千九百

萬發覺下獄是時詔捕陽陵朱安世不能得上求之急

賀自請逐捕安世以贖敬聲罪上許之後果得安世安

世者京師大俠也聞賀欲以贖子罪笑曰丞相禍及宗

矣南山之竹不足受我辭斜谷之木不足為我械

師古曰斜

谷名也其中多木械謂桎梏也言我方欲告丞相

安世

事獄辭且多械繫方久故云然也斜音弋奢反

師古曰武帝女

及使

遂從獄中上書告敬聲與陽石公主私通

師古曰甘泉宮在北山故

人巫祭祠詛上且上甘泉當馳道埋偶人

欲往皆言上也刻木為人象人之形謂之偶人偶並也對也○劉敞曰使人巫多人字

祝詛有惡言下有司案驗賀窮治所犯遂父子死獄中家族巫蠱

之禍起自朱安世成於江充遂及公主皇后太子皆敗

語在江充戾園傳

師古曰武五子傳敘戾太子  
諡戾而置園邑故云戾園也

劉屈氂武帝庶兄中山靖王子也

師古曰屈音丘勿  
反又音其勿反

不

知其始所以進征和二年春制詔御史故丞相賀倚舊

故乘高執而為邪

師古曰帝為太子賀  
已為舍人故云舊故

興美田以利子

弟賓客不顧元元無益邊穀

如淳曰戍邊卒糧乏不  
能為方計以益之也

貨

賂上流

師古曰丞相貪冒受賂于下故  
使眾庶貨賄上流執事者也

朕忍之久矣終

不自革

師古曰  
革改也

廼以邊為援

如淳曰使內郡自作車耕  
者自轉所以饒邊饒邊所

以行恩施為已名援

使內郡自省作車

服虔曰詐令內郡自省作車轉

也或曰以胡為援也

輸也邊屯無事之時宜自治作車以給軍用師古

又令

曰令郡自省減諸餘功用而作車也省音所領反

耕者自轉以困農

文穎曰自輸穀於邊

煩擾畜者重馬傷耗武備

衰減

師古曰重謂懷孕者也言轉運之勞畜產疲困故使懷孕者為之傷耗以減武備也耗音呼到反○

宋祁曰故字下

下吏妄賦百姓流亡又詐為詔書以姦

景本有反字

傳朱安世

師古曰傳逮捕也

獄已正於理

○劉放曰獄合屬上句

其以涿

郡太守屈釐為左丞相分丞相長史為兩府以待天下

遠方之選

師古曰待得賢人當拜為右丞相○宋祁曰長史下當添使字

夫親親任賢

周唐之道也以澎戶二千二百封左丞相為澎侯

服虔曰澎

音彭晉灼曰東海縣

其秋戾太子為江充所譖殺充發兵入丞相

府屈髦挺身逃亡其印綬

師古曰挺引也獨引身而逃難故失印綬也

是時

上避暑在甘泉宮丞相長史乘疾置以聞

師古曰置謂所置驛也

上問丞相何為對曰丞相秘之未敢發兵上怒曰事籍

籍如此何謂秘也

師古曰籍籍猶紛紛也

丞相無周公之風矣周

公不誅管蔡乎乃賜丞相璽書曰捕斬反者自有賞罰

以牛車為櫓

師古曰櫓楯也遠與敵戰故以車為櫓用自蔽也一說櫓望敵之樓也

毋接

短兵多殺傷士衆

師古曰用短兵則士衆多死傷

堅閉城門毋令反者

得出太子既誅充發兵宣言帝在甘泉病困疑有變姦

臣欲作亂上於是從甘泉來幸城西建章宮詔發三輔

近縣兵部中二千石以下丞相兼將太子亦遣使者橋

制

師古曰橋與矯同其字從手矯制託稱詔命也

赦長安中都官囚徒

師古曰京師諸

府官發武庫兵命少傅石德及賓客張光等分將使長安

囚如侯持節發長水及宣曲胡騎

師古曰長水校名宣曲宮也並胡騎所屯

今鄠縣東長水鄉即舊營校之地

皆以裝會侍郎莽通

○宋祁曰持節發下別本有兵字

使長安因追捕如侯告胡人曰節有詐勿聽也

○劉敞曰以當

作已遂斬如侯引騎入長安又發輯濯士以予大鴻臚商

丘成

師古曰輯濯士主用輯及濯行船者也短曰輯長曰濯輯音集字本從木其音同耳濯字本亦作濯

並音直孝反

初漢節純赤以太子持赤節故更為黃旄加上

以相別太子召監北軍使者任安發北軍兵安受節已

閉軍門不肯應太子太子引兵去歐四市人

師古曰歐與驅同

凡數萬衆至長樂西闕下逢丞相軍合戰五日死者數

萬人血流入溝中

師古曰溝街衢之旁通水者

丞相附兵浸多

師古曰浸

漸也 太子軍敗南奔覆盎城門得出

師古曰長安城南出東頭第一門曰覆盎

城門一號杜門

會夜司直田仁部閉城門坐令太子得出丞相

欲斬仁御史大夫暴勝之謂丞相曰司直吏二千石當

先請奈何擅斬之丞相釋仁

師古曰釋放也

上聞而大怒下吏

責問御史大夫曰司直縱反者丞相斬之法也大夫何

以擅止之勝之惶恐自殺及北軍使者任安坐受太子

節懷二心司直田仁縱太子皆要斬上曰侍郎莽通獲

反將如侯長安男子景建從通獲少傅石德可謂元功

矣大鴻臚商丘成力戰獲反將張光其封通為重合侯

建為德侯成為稭侯

孟康曰稭音妬在濟陰成武今有亭

諸太子賓客嘗

出入宮門皆坐誅其隨太子發兵以反法族吏士劫略

者皆徙敦煌郡

師古曰非其本心然被太子劫略故徙之也

以太子在外始

置屯兵長安諸城門後二十餘日太子得於湖語在太

子傳

師古曰湖縣名

其明年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兵出擊匈奴

丞相為祖道送至渭橋

師古曰祖者送行之祭因設宴飲焉

與廣利辭決

廣利曰願君侯早請昌邑王為太子

如淳曰漢儀注列侯為丞相稱君侯

師古曰楊惲傳丘常謂惲為君侯是則通呼列侯如立之尊稱耳非必在於丞相也如氏之說不為通矣

為帝君侯長何憂乎

師古曰如若也

屈釐許諾昌邑王者貳師

將軍女弟李夫人子也貳師女為屈釐子妻故共欲立

焉是時治巫蠱獄急內者令郭穰告丞相夫人以丞相

數有譴使巫祠社祝詛主上有惡言及與貳師共禱祠

欲令昌邑王為帝有司奏請按驗罪至大逆不道有詔

載屈釐厨車以徇

師古曰厨車載食之車也徇行示也

要斬東市妻子梟

首華陽街貳師將軍妻子亦收貳師聞之降匈奴宗族

遂滅

車千秋本姓田氏其先齊諸田徙長陵

師古曰劉敬所言徙關東大族

者千秋為高寢郎

師古曰高廟衛寢之郎

會衛太子為江充所譖

敗久之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冤

師古曰所告非常故云急變也

曰子弄

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嘗夢見

一白頭翁教臣言是時上頗知太子惶恐無他意廼大

感寤召見千秋至前千秋長八尺餘體貌甚麗武帝見

而說之

師古曰說讀曰悅

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

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公當遂為吾輔佐立拜

千秋為大鴻臚

師古曰當其立見而即拜之言不移時也

數月遂代劉屈氂

為丞相封富民侯千秋無他材能術學又無伐閱功勞

師古曰伐積功也閱經歷也

特以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封侯世未

嘗有也後漢使者至匈奴單于問曰聞漢新拜丞相何

用得之

師古曰言此人何以得為相也

使者曰以上書言事故單于曰

苟如是漢置丞相非用賢也妄一男子上書即得之矣

使者還道單于語武帝以為辱命欲下之吏良久廼貰

之

師古曰貫寬縱也謂釋放之也其下亦同

然千秋為人敦厚有智居位自

稱踰於前後數公

師古曰言稱其職也

初千秋始視事見上連年

治太子獄誅罰尤多羣下恐懼思欲寬廣上意尉安衆

庶

師古曰尉安之字本無心也是以漢書往往存古體字焉○宋祁曰當刪字字

廼與御史中

二千石共上壽頌德美勸上施恩惠緩刑罰玩聽音樂

養志和神為天下自虞樂

師古曰虞與娛同

上報曰朕之不德

自左丞相與貳師陰謀逆亂巫蠱之禍流及士大夫

師古

曰謂與太子戰死者也○劉攽曰既云自朕日一食者

累月廼何樂之聽痛士大夫常在心既事不咎

師古曰言既往

之事不可追咎

雖然巫蠱始發詔丞相御史督二千石求捕

師古

曰督察視也

廷尉治未聞九卿廷尉有所鞫也

師古曰鞫問也

曩者

江充先治甘泉宮人轉至未央椒房

師古曰椒房殿名皇后所居也以椒

和泥塗壁取其溫而芳也

以及敬聲之疇李禹之屬謀入匈奴有司

無所發今丞相親掘蘭臺蠱驗所明知也至今餘巫頗

脫不止

師古曰言往往尚為蠱也

陰賊侵身遠近為蠱朕媿之甚何

壽之有敬不舉君之觴謹謝丞相二千石各就館

師古曰謝

告也館  
官舍也

書曰毋偏毋黨王道蕩蕩

師古曰周書洪範之詞也

毋有復

言

師古曰不許其更請

後歲餘武帝疾立皇子鉤弋夫人男為太子

子

師古曰鉤弋宮名也昭帝母趙婕妤居之故號鉤弋夫人也

拜大將軍霍光車騎

將軍金日磾御史大夫桑弘羊及丞相千秋並受遺詔

輔道少主

師古曰道讀曰導

武帝崩昭帝初即位未任聽政

師古

曰年幼故未堪聽政○宋祁曰正文未任王本作未堪

政事壹決大將軍光千秋

居丞相位謹厚有重德每公卿朝會光謂千秋曰始與

君侯俱受先帝遺詔今光治內君侯治外宜有以教督

使光母負天下

師古曰督視也

千秋曰唯將軍留意即天下幸

甚終不肯有所言光以此重之每有吉祥嘉應數褒賞

丞相訖昭帝世國家少事百姓稍益充實始元六年詔

郡國舉賢良文學士問以民所疾苦於是鹽鐵之議起

焉

師古曰議罷鹽鐵之官令百姓皆得煮鹽鑄鐵因總論政治得失也

千秋為相十二年

薨謚曰定侯初千秋年老上優之朝見得乘小車入宮

殿中故因號曰車丞相子順嗣侯官至雲中太守宣帝

時以虎牙將軍擊匈奴坐盜增鹵獲自殺國除桑弘羊

為御史大夫八年自以為國家興權筦之利

師古曰權謂專其利

使人官也筦即管字也義與幹同皆謂主也

伐其功

師古

權解在昭紀○宋祁曰權從木俗從才者非

曰自矜其功也

欲為子弟得官怨望霍光與上官桀謀反遂誅

滅

王訢濟南人也

師古曰訢字與欣同

以郡縣吏積功稍遷為被陽

令

孟康曰故千乘縣也被音罷師古曰音皮彼反

武帝末軍旅數發郡國盜賊

羣起繡衣御史暴勝之使持斧逐捕盜賊以軍興從事

誅二千石以下勝之過被陽欲斬訢訢已解衣伏質

師古

曰質鏐也欲斬人皆伏  
於鏐上也鏐音竹林反

仰言曰使君顓殺生之柄威震

郡國

師古曰為使者故謂之使君使音所吏反顓與專同

今復斬一訢不足以增

威不如時有所寬以明恩貸令盡死力

師古曰貸猶假也言饒假之貸

音土戴反

勝之壯其言賞不誅因與訢相結厚勝之使還薦

訢徵為右輔都尉守右扶風上數出幸安定北地過扶

風宮館馳道修治供張辦

師古曰供音居用反張音竹亮反

武帝嘉之

駐車拜訢為真視事十餘年昭帝時為御史大夫代車

千秋為丞相封宜春侯明年薨謚曰敬侯子譚嗣以列

侯與謀廢昌邑王立宣帝

師古曰與讀曰豫

益封三百戶薨子

咸嗣王莽妻即咸女莽篡位宜春氏以外戚寵

張晏曰莽諱取

同姓故氏侯邑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若云王氏則與莽族相涉故以侯號稱之耳莽本以與譚得姓不同祖系各別故為婚娶既非私竊不須避諱諱亦不可掩也○宋祁曰掩一作卞

自訢傳國至玄孫

莽敗廼絕

楊敞華陰人也給事大將軍莫府為軍司馬霍光愛厚

之稍遷至大司農元鳳中稻田使者燕蒼知上官桀等

反謀以告敞敞素謹畏事不敢言廼移病臥

師古曰移病謂移書

言病一曰以病而移居也

以告諫大夫杜延年延年以聞蒼延年皆

封敞以九卿不輒言故不得侯

師古曰聞之不即告言也

後遷御史

大夫代王訢為丞相封安平侯明年昭帝崩昌邑王徵

即位淫亂大將軍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王更

立議既定使大司農田延年報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

出洽背徒唯唯而已

師古曰唯唯恭應之辭也音弋癸反

延年日起至更衣

師古曰古者延賓必有更衣之處也

敞夫人遽從東箱

師古曰遽速也

謂敞曰此

國大事今大將軍議已定使九卿來報君侯君侯不疾

應與大將軍同心猶與無決

師古曰與讀曰豫

先事誅矣延年

從更衣還敬夫人與延年參語許諾

師古曰三人共言故云參語

請

奉大將軍教令遂共廢昌邑王立宣帝宣帝即位月餘

敬薨謚曰敬侯子忠嗣以敬居位定策安宗廟益封三

千五百戶忠弟惲

惲字子幼

師古曰惲音於粉反

以忠任為郎補常侍騎

師古曰為騎郎而常

侍故謂之常侍騎也

惲母司馬遷女也惲始讀外祖太史公記頗

為春秋以材能稱好交英俊諸儒名顯朝廷擢為左曹

霍氏謀反惲先聞知因侍中金安上以聞召見言狀霍

氏伏誅惲等五人皆封惲為平通侯遷中郎將郎官故

事令郎出錢市財用給文書廼得出名曰山郎

張晏曰山財用

之所出故

取名焉移病盡一日輒償一沐

晉灼曰五日一洗沐也師古曰言出財用

者雖非休沐常得在外也貧者實病皆以沐假償之也

或至歲餘不得沐其豪富

郎日出遊戲或行錢得善部

師古曰郎官之職各有主部故行錢財而擇其善以

招權也

貨賂流行傳相放效

師古曰放音斧往反

惲為中郎將罷山

郎移長度大司農以給財用

應劭曰長久也一歲之調度也蘇林曰簿書給繒之

長也師古曰應說是也言總計一歲所須財用及文書之調度而移大司農以官錢供給之更不取於郎也○  
宋祁曰簿書給繅之長其疾病休謁洗沐皆以法令從也  
別本給作餘無繅字

事郎謁者有罪過輒奏免薦舉其高第有行能者至郡守九卿郎官化之莫不自厲絕請謁貨賂之端令行禁止宮殿之內翕然同聲由是擢為諸吏光祿勳親近用事初惲受父財五百萬及身封侯皆以分宗族後母無子財亦數百萬死皆予惲惲盡復分後母昆弟再受訾千餘萬皆以分施其輕財好義如此惲居殿中廉絜無

私郎官稱公平然憚伐其行治

師古曰自矜其節行及政治之能也

又性

刻害好發人陰伏同位有忤已者必欲害之以其能高

人由是多怨於朝廷與太僕戴長樂相失卒以是敗

師古

曰卒終也

長樂者宣帝在民間時與相知及即位拔擢親近

長樂嘗使行事肄宗廟

服虔曰兼行天子事先肄習威儀也師古曰肄音弋二反

還

謂掾史曰我親面見受詔副帝肄稅侯御

師古曰我副帝肄而稅侯

廼為御耳御謂御車也稅音丁故反

人有上書告長樂非所宜言事下廷

尉長樂疑憚教人告之亦上書告憚罪高昌侯車犇入

北掖門

師古曰犇古奔字也

惲語富平侯張延壽曰聞前有犇車

抵殿門

師古曰抵觸也音丁禮反

門闕折馬死而昭帝崩今復如此

天時非人力也左馮翊韓延壽有罪下獄惲上書訟延

壽郎中丘常謂惲曰聞君侯訟韓馮翊當得活乎惲曰

事何容易脛脛者未必全也

師古曰脛脛直貌也

我不能自保

師古

曰言我尚不能自保訟人何以得活

真人所謂鼠不容穴銜窶數者也

李奇

曰真人正人也如淳曰所以不容穴坐銜窶數自妨故

不得入穴也師古曰窶數戴器也窶音其羽反數音山

羽反解在東方朔傳惲自云今之訟人亦

於已有妨○宋祁曰正文數者也多也字

又中書謁者

令宣持單于使者語視諸將軍中朝二千石

師古曰謂譯者所錄

也視讀曰示

惲曰冒頓單于得漢美食好物謂之殍惡單于

不來明甚

師古曰時使者云單于欲求朝故惲云不來

惲上觀西閣上畫人

指桀紂畫謂樂昌侯王武曰天子過此一二問其過可

以得師矣

師古曰過此謂經過此也問其過謂桀紂之過惡

畫人有堯舜禹湯

不稱而舉桀紂惲聞匈奴降者道單于見殺惲曰得不

肖君大臣為畫善計不用自令身無處所

師古曰無處所謂死滅也

若秦時但任小臣誅殺忠良竟以滅亡令親任大臣即

至今耳

師古曰言國祚長遠可以至今猶不亡也

古與今如一丘之貉

師古曰言

其同類也貉獸名似狐而善睡音胡各反

憚妄引亡國以誹謗當世無人臣

禮又語長樂曰正月以來天陰不雨此春秋所記夏侯

君所言也

張晏曰夏侯勝諫昌邑王曰天久陰不雨臣下必有謀上者春秋無久陰不雨之異也漢

史記勝所言故曰春秋所記謂說春秋災異者耳師古曰春秋有不雨事說者因論久陰附著之也張謂漢史為春秋失之矣行必不至河東矣

張晏曰后土祠在河東天子歲祠之

以主上為

戲語尤悖逆絕理事下廷尉廷尉定國考問左驗明白

師古曰定國于定國也左證左也言當時在其左右見此事者也

奏憚不服罪而召戶

將尊

蘇林曰直主門戶者也師古曰戶將官名主戶衛屬光祿也

欲令戒飭富平侯

延壽

師古曰飭與敕同富平侯張延壽也

曰太僕定有死罪數事朝暮人

也

師古曰言不久活也

惲幸與富平侯婚姻今獨三人坐語侯言

時不聞惲語自與太僕相觸也

師古曰令延壽證云惲無此語長樂証之也

尊曰不可惲怒持大刀曰蒙富平侯力得族罪

師古曰惲言富

平侯依太僕言而證之則我得罪至於族滅深怨之辭也

毋泄惲語令太僕聞之亂

餘事

文穎曰勿使太僕聞惲此語師古曰亂餘事者恐長樂心忿更加增其餘罪狀也

惲幸得

列九卿諸吏宿衛近臣上所信任與聞政事

師古曰與讀曰豫

不竭忠愛盡臣子義而妄怨望稱引為詖惡言

師古曰詖與妖

同

大逆不道請逮捕治上不忍加誅有詔皆免惲長樂

為庶人惲既失爵位家居治產業起室宅以財自娛歲

餘其友人安定太守西河孫會宗知略士也與惲書諫

戒之為言大臣廢退當闔門惶懼為可憐之意

師古曰闔閉也

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譽惲宰相子少顯朝廷一朝

以曖昧語言見廢

師古曰曖與暗同

內懷不服報會宗書曰惲

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

師古曰底致也音之履反

幸賴先人餘業得

備宿衛遭遇時變以獲爵位終非其任卒與禍會

師古曰卒

亦終也

足下哀其愚蒙賜書教督以所不及

師古曰蒙蔽也督視也

殷勤甚厚然竊恨足下不深惟其終始

師古曰惟思也

而猥隨

俗之毀譽也

師古曰猥曲也

言鄙陋之愚心若逆指而文過

師古

曰逆足下之意指而自大飾其過

默而息乎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

師古曰論語云顏回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故憚引之○宋祁曰息乎疑作自守之義疑作之善

故敢

略陳其愚唯君子察焉憚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

位在列卿爵為通侯總領從官與聞政事

師古曰與讀曰豫曾

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羣僚同心

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

師古曰素

空也不稱其職空食祿也

懷祿貪勢不能自退遭遇變故橫被口語

師古曰橫音胡孟反

身幽北闕妻子滿獄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

足以塞責

師古曰塞補也

豈意得全首領復奉先人之丘墓乎

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游道樂以忘憂小人全

軀說以忘罪

師古曰說讀曰悅

竊自思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

長為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園治

產以給公上

師古曰充縣官之賦歛也

不意當復用此為譏議也夫

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

師古曰父至親君至

尊

送其終也有時而既

張晏曰喪不過三年臣見放逐降居三月復初師古曰既已也

○劉敞曰憚但云送終三年本不及放逐三月也

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

苦歲時伏臘烹羊烹魚烹斗酒自勞

師古曰魚毛炙肉也即今所謂燠也魚音

步交反燠音一高反勞音來到反

家本秦也能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

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拊缶

應劭曰缶瓦器也秦人擊

之以節歌師古曰缶即今之盆類也

而呼烏烏

師古曰李斯上書云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呼烏烏

快耳者真秦聲也是  
關中舊有此曲也

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

頃豆落而為箕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

張晏曰山高而在陽人君

之象也蕪穢不治言朝廷之荒亂也一項百畝以喻百官也言豆者貞實之物當在囷倉零落在野喻已見放棄也其曲而不直言朝臣皆諂諛也師古曰箕豆莖也音基須待也是日也拂衣而喜奮

衷低叩

師古曰衷古袖字

頓足起舞誠淫荒無度不知其不可

也

師古曰自謂為可也

憚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此

賈豎之事汙辱之處憚親行之下流之人衆毀所歸不

寒而栗

師古曰栗竦縮也

雖雅知憚者猶隨風而靡

師古曰言逐衆議皆

相毀也 尚何稱譽之有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

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

○宋祁曰卿字當刪

明明求財利常恐

困乏者庶人之事也

師古曰引董仲舒之辭也仲舒傳作皇皇也

故道不同

不相為謀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辭憚又引之為音于偽反

今子尚安得以卿

大夫之制而責僕哉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

田子方之遺風

應劭曰段干木田子方魏賢人也

漂然皆有節槩知去

就之分

師古曰漂然高遠意槩度量也漂音匹遙反槩音工代反分音扶問反

頃者足下

離舊土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戎舊壤

文穎曰昆夷之地也子

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於今廼睹子之志矣

師古曰言豈隨

安定貪鄙之俗而易其操乎平生謂子為達道今乃見子之志與我不同者也

方當盛漢之隆

願勉旃毋多談

師古曰旃之也言子當自勉勵以立功名不須多與我言也

又惲兄

子安平侯譚為典屬國謂惲曰西河太守建平杜侯

師古

曰杜延年

前以罪過出今徵為御史大夫侯罪薄又有功且

復用惲曰有功何益縣官不足為盡力惲素與蓋寬饒

韓延壽善譚即曰縣官實然蓋司隸韓馮翊皆盡力吏

也俱坐事誅會有日食變騶馬猥佐成上書告惲

如淳曰騶

馬以給騶使乘之佐主猥

驕奢不悔過日食之咎此人

馬吏也有吏有佐名成者所致章下廷尉按驗得所予會宗書宣帝見而惡之廷

尉當惲大逆無道

師古曰當謂處斷其罪

要斬妻子徙酒泉郡譚

坐不諫正惲與相應有怨望語免為庶人召拜成為郎  
諸在位與惲厚善者未央衛尉韋玄成京兆尹張敞及  
孫會宗等皆免官

蔡義河內溫人也以明經給事大將軍莫府家貧常步  
行資禮不逮衆門下好事者相合

師古曰言衆歛錢物

為義買犢

車令乘之數歲遷補覆盎城門候

師古曰門候主候時而開閉也

久之

詔求能為韓詩者徵義待詔久不進見義上疏曰臣山

東草萊之人行能亡所比容貌不及衆然而不棄人倫

者竊以聞道於先師自託於經術也願賜清閒之燕

師古

曰燕安息也  
閒讀曰閑

得盡精思於前上召見義說詩甚說之

師古

曰下說  
讀曰悅

擢為光祿大夫給事中進授昭帝數歲拜為少

府遷御史大夫代楊敞為丞相封陽平侯又以定策安

宗廟益封加賜黃金二百斤義為丞相時年八十餘短

小無須眉貌似老嫗行步俛僂

師古曰俛即俯字也僂曲背也僂音力主反○

劉攽曰俛讀如本字自可

常兩吏扶夾廼能行時大將軍光秉政議

者或言光置宰相不選賢苟用可顯制者

師古曰顯與專同其後類

此光聞之謂侍中左右及官屬曰以為人主師當為宰

相何謂云云

師古曰云云衆語謂有不選賢之言也

此語不可使天下聞

也義為相四歲薨謚曰節侯無子國除

陳萬年字幼公沛郡相人也為郡吏察舉至縣令遷廣

陵太守

師古曰屢被察廉及舉薦故得遷也○宋祁曰遷也改作遷之

以高第入為右

扶風遷太僕萬年廉平內行修然善事人賂遺外戚許

史傾家自盡尤事樂陵侯史高丞相丙吉病中二千石

上謁問疾

師古曰上謁若今通名也

遣家丞出謝謝已皆去萬年獨

留昏夜廼歸及吉病甚上自臨問以大臣行能吉薦于

定國杜延年及萬年萬年竟代定國為御史大夫八歲

病卒子咸字子康年十八以萬年任為郎有異材抗直

數言事刺譏近臣書數十上遷為左曹萬年嘗病命咸

教戒於牀下語至夜半咸睡頭觸屏風萬年大怒欲杖

之曰乃公教戒汝汝反睡不聽吾言何也咸叩頭謝曰

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調也

師古曰大要大歸也調古諂字也

萬年廼不

復言萬年死後元帝擢咸為御史中丞總領州郡奏事

課第諸刺史內執法殿中公卿以下皆敬憚之是時中

書令石顯用事顯權咸頗言顯短顯等恨之時槐里令

朱雲殘酷殺不辜有司舉奏未下

師古曰天子未下其章也

咸素善

雲雲從刺候教令上書自訟

晉灼曰雲從咸刺探伺候事之輕重咸因教令上書

於是石顯微伺知之白奏咸漏泄省中語下獄掠治

師古

曰掠笞擊也  
音力向反

減死髡為城旦因廢成帝初即位大將軍

王鳳以咸前指言石顯有忠直節奏請咸補長史遷翼

州刺史奉使稱意徵為諫大夫復出為楚內史北海東

郡太守坐為京兆尹王章所薦章誅咸免官起家復為

南陽太守所居以殺伐立威豪猾吏及大姓犯法輒論

輸府

師古曰府謂郡之府○宋祁曰輸府下當添下字

以律程作司空

師古曰司空主

作役為地曰木杵舂不中程或私解脫鉗鈇衣服不如

法

師古曰鉗在頸鈇在足皆以鐵為之鉗音其失反鈇音弟

輒加罪笞督作劇不勝

痛

師古曰作程劇苦又被督察筭罰既多故不勝痛也

自絞死者歲數百千人久

者盡出腐爛家不得收其治放嚴延年其廉不如所居

調發屬縣所出食物以自奉養

師古曰調音徒釣反

奢侈玉食

師古

曰玉食美食如玉也

然操持掾史

師古曰操執也音千高反

郡中長吏皆令閉

門自歛不得踰法公移勅書曰

師古曰公然移書以約勅也

即各欲

求索自快是一郡百太守也何得然哉下吏畏之豪彊

執服

師古曰執讀曰熱音之涉反

令行禁止然亦以此見廢咸三公

子少顯名於朝廷而薛宣朱博翟方進孔光等仕宦絕

在咸後皆以廉儉先至公卿而咸滯於郡守時車騎將

軍王音輔政信用陳湯咸數賂遺湯予書曰即蒙子公

力得入帝城死不恨

師古曰子公湯之字

後竟徵入為少府少府

多寶物屬官咸皆鈎校發其姦臧

師古曰鈎音工候反

沒入辜權

財物

師古曰辜罪也權專固也

官屬及諸中宮黃門鈎盾掖庭官吏

舉奏按論畏咸皆失氣為少府三歲與翟方進有隙方

進為丞相奏咸前為郡守所在殘酷毒螫加於吏民主

守盜受所監

如淳曰律主守而盜直十金弃市師古曰受所監法解在景帝紀螫式亦反

而

官媚邪臣陳湯以求薦舉苟得無恥不宜處位咸坐免  
項之紅陽侯立舉咸方正為光祿大夫給事中方進復  
奏免之後數年立有罪就國方進奏歸咸故郡以憂死  
鄭弘字穉卿泰山剛人也

師古曰穉  
古稚字

兄昌字次卿亦好

學皆明經通法律政事次卿為太原涿郡太守弘為南  
陽太守皆著治迹條教法度為後所述次卿用刑罰深  
不如弘平遷淮陽相以高第入為右扶風京師稱之代  
韋玄成為御史大夫六歲坐與京房論議免語在房傳

贊曰所謂鹽鐵議者起始元中徵文學賢良問以治亂

皆對願罷郡國鹽鐵酒榷均輸

師古曰酒榷均輸解在武紀及食貨志

務

本抑末毋與天下爭利然後教化可興御史大夫弘羊

以為此乃所以安邊竟制四夷國家大業不可廢也

師古

曰竟讀曰境

當時相詰難頗有其議文至宣帝時汝南桓寬

次公

師古曰次公者寬之字

治公羊春秋舉為郎至廬江太守丞

博通善屬文推衍鹽鐵之議增廣條目極其論難著數

萬言

師古曰即今之所行鹽鐵論十卷是也

亦欲以究治亂成一家之法

焉其辭曰

師古曰謂桓寬總評議其善惡

觀公卿賢良文學之議異乎

吾所聞

師古曰論語載子張之言言不與已志同也故寬引

聞汝南朱生言

○宋祁曰

朱下當

當此之時英俊並進賢良茂陵唐生文學魯國

添先字

萬生之徒六十有餘人咸聚闕庭舒六藝之風陳治平

之原知者贊其慮仁者明其施勇者見其斷

師古曰斷音丁喚反

辯者騁其辭斷斷焉行行焉

師古曰斷斷辯爭之貌行行剛強之貌也斷音牛斤

反行音胡浪反

雖未詳備斯可略觀矣中山劉子推言王道橋

當世反諸正

師古曰正曲曰橋諸之也橋讀與矯同其字從手

彬彬然弘博君

子也

師古曰彬彬文章貌也音彼旻反

九江祝生奮史魚之節發憤懣

譏公卿

師古曰懣音滿又音莫本反

介然直而不撓

師古曰撓曲也音女教反

可

謂不畏彊圉矣桑大夫據當世合時變上權利之略雖

非正法鉅儒宿學不能自解

師古曰解釋也言理不出於弘羊也

博物通

達之士也然攝公卿之柄不師古始放於末利

師古曰放縱也

謂縱心於利也一說放依也音方往反論語稱孔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也

處非其位行非

其道果隕其性以及厥宗

師古曰性生也謂與上官桀謀反誅也

車丞相

履伊呂之列當軸處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

師古曰括結也易坤

卦六四爻辭曰括囊无咎无譽言自閑慎如囊之括結也

彼哉彼哉

師古曰論語云或問子西孔子

曰彼哉彼哉言彼人者無足稱也

若夫丞相御史兩府之士不能正議

以輔宰相成同類長同行阿意苟合以說其上

師古曰說讀曰

悅斗筭之徒何足選也

師古曰筭竹器也容一斗選數也論語云子貢問曰今之從政

者何如孔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選也言其材器小劣不足數也筭音所交反選音先阮反噫歎聲也噫音於

反其

前漢書卷六十六

前漢書卷六十六考證

劉屈氂傳封左丞相為澎侯注晉灼曰東海縣○

臣召

南按地理志東海郡無澎縣

侍郎莽通○莽通武紀作馬通本姓馬也後漢明德皇  
后惡其先人有反者易其姓為莽見孟康注

楊惲傳廷尉當惲大逆無道○顧炎武曰以書中有君  
父送終語

陳萬年傳方進奏歸咸故郡○胡三省曰後書陳寵傳

寵之曾祖陳咸不仕莽世雖亦居沛各是一人

鄭弘傳坐與京房論議免○

臣召南

按公卿表弘以永

光二年為御史大夫五年有罪自殺據京房傳但言  
房見道幽厲事出為弘言之弘坐免為庶人與此傳  
合表云自殺誤也

前漢書卷六十六考證

謹案卷六十五第一頁後六行擊劍刊本擊訛學  
据監本改

第十四頁前四行韝形如射韝刊本如訛知今改  
第十八頁後三行以有文學故為太常也刊本脫  
學字今据毛本增

卷六十六第五頁前七行至長安西闕下刊本闕  
訛關据毛本改

第二十二頁後三行調音徒鈞反刊本鈞訛鈞今

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錄監生臣陳棻

財團法人  
佛陀教育基金會  
釋淨空  
敬贈

